

解说

博物馆里,陈列着陶器、兵器、乐器
陈列着皇冠、盔甲、砚台、竹篮
陈列着贝叶经、作战图、仕女画像
陈列着牛头、羊皮、人骨、神迹
陈列着隐形的血和泪,无声的哭和笑
陈列着有根或无根的是非和功过
讲解员用巧舌,拨开浓雾
捋直弯曲的岁月、场景、往事
她似乎无所不知,似乎就是亲历者
她还会穿插一些诙谐的话语
剪去悲伤的结尾,抽掉玄学的成分
观者提出疑问,她也对答如流
只是她不知道,她解说词的四壁上
有几道缝隙,凉风不停地吹进来
她也没发现,博物馆外,云朵在碎裂
万物在更换位置,很多主角在后退
世界的真面貌,依然模糊不清

煮沙

肯定要贴上傻子的标签
这样的举动,实在有悖常理
实在难以用现有的思维和智慧去测量

荒岭

当寂寞成为一种符号
当一种符号变成一块石头
你喜欢的人必定会在心底吻你

越来越瘦小的山岭
以另一种方式流进城市的时候
我居住的城市还是显得拥挤、无奈

宽敞的街道,楼宇
并未给哪一块石头留下空间
相反,杂乱无章的一角
一些戴着安全帽的人犹似石头

每一块石头
都是城里的填充物
每一个填充物都不会位移
它们习惯了克扣,白眼和打骂
它们习惯了风雪交加的夜晚

荒丘之岭白雪低沉
一些高大的,弱小的植物化为灰烬
石头以群体部落的名义抛进河里
夏夜,一些鼾声越来越高调
夏夜,一些青蛙尽量压低声音

故乡的小道

小道太窄巴
小道是留给马牛羊的
也留给土豆,麦子,谷子和高粱
窄巴巴的小道,一家一户的门一推开
炊烟就与山脚下的青纱帐连起来

几个水泡子接起来
像一个多年的花格格围裙
一些碧绿的塔头墩实地存在
几片麦田,疙疙瘩瘩地连在一起
故乡赶山的人,收秋的人
只能用单出头,东北小调
把月亮拉近,唱扁,唱圆,唱远

夏夜,秋晚,残冬,早春
不知有多少次蛙鸣与大雪
才能堵住一条小道的门
也不知道,有几只羔羊,山羊
咩咩着把小道扯到大山里
正月十五,八月十五,腊月三十
还能献一片爱心? 让故乡的小道

枣树上,仅剩的一颗果实
在枝头摇曳。如同季节的感叹
沿着时光的轨迹依次攀爬
一只麻雀不惧严寒,在麦场上
啄食着草垛旁遗失的几粒稻谷

飘落的枯枝败叶,铺满了山路
如同一张棉被为冬日取暖
旷野寂静,唯有一只猫静候
大地的容颜上,刻满了皱纹
被日头照射的古堡伫立着

初冬,天边的云渐行渐远
故乡的山梁,白霜遮盖

聪明的火和水,都不会为此浪费激情

世间还真有人甘愿做傻子
头顶利剑,逆行,不计后果
在被遗忘的角落,找到愚钝的火和水
以大地为锅,以天空为盖,煮干净之沙

锋利的偏见,攻不破傻子的决心
沙子越煮越轻,时光也是
该老去的已老去,该死去的已死去
只留下一层金黄色,似乎有所证明

暂且不言

石头流泪,讲述了一段辛酸史
落叶鸣冤,要起诉大地薄情
大象走近蝴蝶,被认定结党营私
冰指责火,火诋毁冰
冰与火又合谋围攻那片花草
断墙盗卖红杏的私情,红杏在辩解
塔下之蛇,难断在修行,还是制毒
影子觉得肉身配不上灵魂
对同一件事,同一个人
有的用力歌颂,有的凶恶批判
有的歌颂和批判轮番上阵
而我,都暂且不言

咳嗽一下,静一静,歇一歇

洗车女

一两把水枪
四五条颜色不同的毛巾
城乡结合部,一个女人农闲的时候
开始为进城,出城的小车美颜

一身浅灰色的工号服
像建筑工地500号水泥的颜色
盘起的发髻,亮闪闪的水花
有时候,也挂在睫毛上

这是燥热的七月
这是刚刚麦收的时节
不远处,那一片玉米也刚刚拔蓼,甩镰
不远处,有一位手里握着镰刀的人

我来洗车的时候
她像见到了一位救星
哥,不容易啊,执法刚来撵了
这大半天都过去了,没有一台车
我想去医院做个核磁
三百元一周都没凑上
执法,鬼似地,一天一趟

车,洗完了
我付费30元
那个手握镰刀的人
又给装上一兜子香瓜

上车前,我在想
城里人狡猾,善于诡辩
是因为十字路口的红绿灯么
乡下人,老实厚道
是因为脚下的一把土么

梯子

父亲把玉米
晾到自家的房顶上
要靠一架梯子

父亲把玉米
从房顶上“顺”下来
也靠一架梯子

选择梯子木料时
父亲选了又选

草木在一缕炊烟中肆意攀升
还没有雪,但是一些寒冷
早已占据了一个人的内心

残荷

铺满池塘。回望昨天的斑斓
挺起的脊梁,依旧在心底图腾
十万残荷,遮住了池塘的羞涩
静养身心的疲惫,期待来年
怒放成尘世最绚丽的一款色泽

造型优雅,背对着夕阳的抚摸
从池塘的一角,延伸出来

因为真相往往隐藏在不见或无声处

同体

农妇消瘦的肉身,有些忙碌
背柴、耕地、挑水、喂猪、生娃、送终
披风、沐雨、饮泪、夜行、度日、从命
在家里家外料理琐事,高远的志向
只剩下残缺的薄翅,而谁也没有想到
这具肉身里还住着天上的一位神灵
当农妇劳累过度,退到边上休息
他就以凡人的身份登场,还是有些忙碌
除疾、拔苦、解恨、劝化、赐福、驱魔
引路、念咒、洗骨、补心、安魂、超脱
在凡间履行神职,语言极为朴素
而不失温暖,所为都不留痕迹
只见可怜的无助者,不断冲破劫难和迷局
只见生死不再硬碰硬,不再冷脸对冷脸

村史

村子源头,有几个单薄的身影
他们被命运诏安,不再逃亡
他们愿意把自己献给荒芜之地
狗吠与狼嚎,争夺山间的夜晚
婴儿的啼哭,抹去心头的焦虑

杨木的怕水,好烂
榆木的太硬,硌脚

父亲做梯子
先是想到了我奶奶墙上
粘贴格梢时摔下来的一跤

我家的
这一架梯子
是“国松”的
正宗的伊春美溪料

今年秋天
我回老家康荣乡
父亲,腰弯了许多的父亲
还在往房顶上晒玉米

我踩着这架梯子
仿佛踩疼了父亲的脊背
泪水,滴在梯子“磴”上
像一个石子儿,一穗儿玉米
“啪”的砸红了他的后背。
(注:国松,上个世纪以前,建国后的计划经济
时期,大小兴安岭上的云杉,属于国家指定的国家
级建筑用树木料。国家专控调配,所以叫“国松”。
国松,身上没有一块疤痕,疤子。)

归宿

溪流,归为支流
支流,成为主流
主流,投奔大海

归宿千奇百怪
在蜿蜒的百折不回中
黑蝴蝶,紫蝴蝶,姗姗来迟

家乡兰河
都是来自哪些小溪
哪些支流的支流涵养了它
哪一朵花有吻过的安祥

翻开家乡的地图
我去找泥河,扎音河,诺敏河
通肯河,最窄,最窄的地方
谁搭了两根杨树的便桥

夏秋两季
也常在青纱帐边上
烧苞米,啃西瓜,洗野水澡

遥望春天,期待绿色的再度重逢
一片残荷上拂过的光,轻盈透彻
犹如沉寂在时光隐喻的弧线

静态的素描。镶嵌于一湾池塘
残荷是冬日里卷曲的画轴
风骨犹存,如同古老的宣纸
临摹着一个季节最后的咏叹调
内心舒展,成至美的风情画

城墙

历史的缩影,在一面墙壁上
重演。所有过往的记忆重新补拍

掌间残月,逐渐变圆

村子,沉沉浮浮,命不由己
好好的人,说不在就不在了
好好的事,说破碎就破碎了
血泪浸染史页,灾难和悲剧
躲在不远处,伺机而动
静美的日子,一次次被咬烂
但习以为常,黎明和春天降临
一切又恢复原来的模样

从墓碑中,捞出死去的人
发现他们的脸谱,与活着的人
高度相似,他们的故事和经历
也同样如此,村子不禁颤抖了一下

隐者

与过长的舌头隔绝
耳朵只装着纯净的鸟鸣和风声
不能太重,最好不到半斤
身子可置于云端,也可置入泥土
心底种着日月,万物光芒四射
走出时间的侧门,生死都没有痕迹

望着,奔向
大东南的呼兰河
我抛出去一块片石
让它中流击水

若干年后的今天
这一块有了归宿的石头
也许就是你喜欢的一块“主流”

冬至

孩子的时候
我们围着暖胸,暖手的火盆
母亲放下袜底板子说
“冬至了,天短到时候了”

母亲下了地
剁馅,和面,包饺子
天再短,母亲为了孩子
也能挤出时间

那时候杀不起年猪
也没觉得酸菜馅多酸
如今,常吃喜家德,柏记水饺
倒没觉得有多美,多鲜

雪的寂寞

巴尔虎草原上
留下一两行脚印
这就是我回家的念想

脚印儿
并不是多余的
它该是我踏出的蹄窝儿
一有风吹,我们就想到
额吉,想到呼麦和雪

石头与石头
终于握手言欢成一个背包
哈达与哈达成为浪漫的千千结
于是,我与你裸浴过
就真的不再寂寞

石头与石头
吃力地前行,它们弯下腰来
面对着雪,像面对着就要咽气的一匹老马
趁着夜色降临之前,我们还要
向马槽里填上最后的一把草

每一块砖,都是一条鲜活的生命
它们每动一次,时光就会拉长
与远古的距离感,或震撼的心灵
一截城墙,就如同一面镜子
映照出历史的风华,沿时代递进
教科书,镌刻沧桑的人文史记
从城墙的砖块里,摄取的营养
孕育出盛世磅礴的中华脊梁和骨髓

一面城墙,厚重的伫立于世
犹如丰碑一般,雕琢打磨而成
一部典藏,蕴含历史的荣耀
从坍塌的一角,聆听历史的音韵
响彻的足迹,踩踏过古道的苍茫

煮

沙

(组诗)

何永飞

山

岭

(组诗)

布日古德

初

冬

(外二首)

何军雄